

金色的盾牌

李月潤等著



群众出版社

金色的盾牌

李月润等著

群众出版社

1963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书收集了《金色的盾牌》《堤》《奇怪的数目字》三篇短篇小说。《金色的盾牌》描写我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敏锐地識破了冒充一个战士的姑母的女特务，并很快地破获了特务企图破坏某工程的重大案件。《堤》叙述我武汉防汛保卫工作人员在群众的协助下及时捉住了企图炸毁江堤的特务，保卫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奇怪的数目字》是写边防某城市的公安人员机智地偵破了特务企图在运输战线上炸毁軍事物資并謀杀发明者某专家的反革命案件。

群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交民巷1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經售

新华印刷厂印刷

·

書号(精)284(交)111 開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2 $\frac{1}{2}$

1962年12月第1版 1963年3月第2次印刷

字數46千字 印數20511—50,560册

定價(4)0.22元

目 錄

金色的盾牌	李月潤	1
堤	白 藏	24
奇怪的数目字	文 达	46

金色的盾牌

李月潤

不过十月中旬，白銀峽兩旁的山嶺，就已露出了光禿禿的脊梁，干枯了的各种灌木的叶子，时时被疾風卷起，在山谷間呼嘯着。冬天，在这里似乎已經过早地降臨了。

但是，現在这里並不是个寂寞的地方，它正度着億万年來第一个欢乐的冬天。高聳的烟筒，数不清的鉄塔，一排排整齐的楼房，裹着密密層層的木架子的巨大建筑物，和从天外飛來的高压綫……把兩旁的山崖和峽谷連在了一起。白天，到处是忙碌着的冬季施工的人們；夜晚，电灯像撒遍了山野的星星。起重机、鑽探机、混凝土攪拌机、推土机的声音在山谷里喧鬧着。这是一个正在建設的規模巨大的有色金属金屬礦区。它將在第一个五年計劃的最后一年里投入生產。

魯大軍站在明淨的窗子前面，凝神地望着工地的全景，回想着自从他們來到这里以后环境的变化：在一年零九个月以前，他帶領一个班的战士跟着第一支勘探隊來到这白銀峽的时候，这里还是一条只有牧羊人才到的荒涼的峽谷，而現在竟已經起了这么大的变化：建筑物一座座地盖起來

了，鐵路穿山越嶺地鋪到了距離這裡六十公里的落鳳鎮。他和戰士們也在一個月以前，從窯洞搬進了這新建的營房。從窗口里，可以望見隔壁的超高壓變電所，和由電綫連接着的整個峽谷。

魯大軍時常站在窗口這麼了望着。戰士們知道，他不僅是這麼看看就算了，往往還要提出些問題來考考站在旁邊的戰士。所以只要魯大軍在窗口凝神地一站，在他旁邊的人就得隨時準備回答他提出來的問題。今天，這一通五間的大宿舍里靜悄悄的，上土路正平率領戰士們練習爬山去了，只有年紀最輕的上等兵宋義留在家裡值班。

“宋義！”魯大軍突然回過頭來叫道。

“有。少尉同志！有什麼指示？”宋義立正回答。知道又要受考試了。

“你坐下，我問你一個問題。”魯大軍整理一下武裝帶，和宋義並肩坐在一條靠背椅上，指着自己的領章說：“這是什麼？”

“領章。”宋義眨眨眼睛，猜不透少尉提出這個問題來是什麼用意。

“領章上是什麼？”

“公安軍的標誌——金色的盾牌。”

“什麼意思？”

“哦，您講過，盾牌是古代勇士防身的兵器，可以防禦敵人的攻擊。”

“那末，公安軍為什麼要用盾牌作標誌呢？”

“意思是說，我們像盾牌一樣，保衛着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少尉微微一笑，對上等兵的回答非常滿意。他似乎還要說點什麼，但這時練習爬山的戰士們說說笑笑地擁着一位老太太和一個中年婦人進了營門，少尉看見了便沒有繼續說下去。老太太五十上下的年紀，鄉下人打扮；中年婦女剪着短頭髮，穿着藏青色的列寧服，戴着黑邊眼鏡。宋義一看見那個鄉下打扮的老太太，馬上跳起來喊着“媽媽”三步兩步地跑了過去。魯大軍見是戰士家屬來了，也連忙迎到院子里去。路正平向魯大軍作了簡短的報告以後，將兩位家屬讓進了接待室。

原來兩位家屬一個是宋義的母親，一個是戰士吳龍春的姑母，她們都是從落鳳鎮搭工地的運料汽車來到工地的。魯大軍雖說沒有同她們見過面，但是他完全了解戰士們的家庭情況和社會關係。宋義的母親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積極分子，吳龍春有一個當小學教員的姑母。這時，他見宋義和他母親坐在一旁親熱地說話，心里便替吳龍春的姑母惋惜起來。原來吳龍春在半个月以前就調到北京學習去了。

“吳……吳老師，您來的很不湊巧。”魯大軍同情地說。

“是呀！剛才班長也說過了。”吳龍春的姑母嘆了一口氣，又稍微帶點責備的口氣說道：“這孩子還是這樣的脾氣，什麼事也不告訴家里一聲。”

“他沒給家里去信嗎？”魯大軍記得吳龍春臨走的前一天，曾經往軍郵箱里扔過一封信，但是他不敢肯定那是家信。

“信是寫了，可是上北京的事一个字也沒提。”吳老師拿過手提包翻弄了一下，找出了一個信封：“你看，這是他寫的信。”

魯大軍接過信封一看，大字歪歪扭扭，是吳龍春那手“速成起家”的筆跡，一掏信封，里面並沒有信紙，而是一張政府開的介紹信，信上寫



的是介紹吳龍春的姑母吳家玉同志來隊探望，下面蓋着安塞縣第五區人民政府委員會的圖章。

“噢！信呢？”吳老師連忙翻弄手提包。“真是糊塗，拿了介紹信，就把龍春的信忘在區長那兒了。”吳老師一邊責備自己，一邊看着魯大軍道：“好歹還沒把介紹信丟了，——其實，我看就是丟了，你們也不會不接待我的。”

“是啊，很多家屬來，都不帶介紹信。”魯大軍又看了一眼那個普通的信封。接着問道：“安塞縣的收成怎麼樣啊？”

“收成嗎？全縣普遍豐產。糧食單位面積的產量比一九五二年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三點六。特別是幾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收穫的更多；充分顯示了集體生產的優越性。‘前進’農業生產合作社種的八十七畝七分地的玉米，每畝平均

打了六百五十一斤十四兩；其中有一畝零七厘高額丰產地，打了一千七百斤零十三兩。還都是紅心白馬牙玉米。比一九五二年每畝最高產量……”吳老師爛熟地說出一大串丰產的數字。

魯大軍很感興趣地听着，當吳老師的話說完的時候，他突然問道：

“听您的話里好像有點河南口音，我記得龍春同志說您在開封教過書。您瞧我沒記錯吧？”少尉說着抬起頭來，視線正與吳老師的眼光碰到一塊，吳老師連忙用手整了整鏡架，把眼睛遮住，但是從眼角露出來的一絲驚慌，早被魯大軍看見了。

“喲，我說話還有河南口音嗎？……哎呀，還忘了，您貴姓啊？”

“我叫魯大軍。龍春不在沒關係，我們同龍春都是一樣的，您別客氣，多在我們這裡住幾天吧！”

來隊家屬被安置在接待室里。戰士們像過節一樣地高興。雖然魯大軍吩咐過，晚上不准去打攪兩位家屬，但是戰士們還是想出各種借口到接待室去。

晚上，魯大軍默默地坐在自己的房間里，思索着吳老師的談話，和她帶來的那個信封。

那只信封是被揉皺了又熨平了的，左上角印着一只綠色的和平鴿。這個小小的圖案上蓋着一個圓形的小郵戳，本來已經化了的印油，由於經過了揉搓，除“中國軍郵”和郵戳上的一個“3”字，還隱約的能看出來以外，其餘的都模糊

了。魯大軍是公安軍的老戰士，他習慣於注意事物中的細枝末節，即使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只要引起了他的懷疑，他就要盡力地去分析它，追究下去。當然，這種無厭的探索，有時候是白傷腦筋的，但是他也往往能從中獲得可貴的線索。現在他又要从這個郵戳開始，逐步解开在自己腦子裡已經產生的疑團了。他抓起直通電話的听筒，撥了一個號碼，低聲說道：

“礦山保衛處嗎？……我是魯大軍。信封檢驗過沒有？……”

“檢驗過了。”听筒裡傳來了女檢驗員的聲音。“郵戳裡的字是‘中國軍郵’，阿剌伯字是‘3.12’……”

魯大軍心裡的疑團擴大了，他放下听筒想道：“信封是吳龍春的不假，但是這封信三月十二日就到了軍郵站了，當然不是吳龍春臨去北京的時候發的那封信。那末……”他站起來，在屋裡來回來去地走着，吳老師來隊後的情形，在他腦海里又一幕幕地映現出來。過了一會，他喊來路正平，詢問家屬來隊的詳細經過。

經過很簡單，戰士們從七〇四高地練習懸崖攀登回來，路上遇到了工地上從落鳳鎮開回來的一輛運料汽車，宋義的母親和吳龍春的姑母就坐在汽車上。她們看見了戰士們，便叫汽車停下，從車上下來跟戰士們一塊回來了。這些情況路正平已經報告過，現在所能補充的只有汽車的牌號是206—吉斯。

“你覺得吳家玉這個人怎麼樣？”魯大軍想听听路正平

的意見。

“剛見了面怎么好評判她的为人呢？”路正平一想少尉的用意不在这里，又連忙改嘴道：“只是覺得这个人過於謹慎了，來看自己的侄子，何必還帶介紹信呢！……可是，也真巧，吳龍春不在隊上，她要不是帶着介紹信我們還真不好接待她。”

少尉很不滿意他這不肯定的意見，嚴肅地說道：

“大概是因为我一直住在你們班里，你就讓你的腦子休息了吧？你为什么就不想想，偏巧吳龍春不在隊上的時候，他的姑母拿着政府的介紹信和吳龍春的信封來看他呢？”少尉批評了他，同時，也把信封檢驗的結果告訴他，並說出自己的看法。

但路正平對少尉的批評似乎還不完全同意，他辯解道：

“信封她也可能是拿錯了吧！再說，政府還給她開了介紹信呢！她又那麼熟悉安塞縣的情況，‘前進’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豐產數字，她就像背過了似的說得那麼熟，這要不是本鄉本土的人，哪能知道那麼清楚！”

“你說的不對。”少尉耐心地給他解釋。“我問你，有哪個老鄉像報社記者那樣，去注意那些百分比的數目字呢？‘全縣糧食單位面積的產量，比一九五二年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三點六’，這像是一個老鄉說的話嗎？……”

“對！這是報紙上登的。”路正平從心里佩服少尉的觀察能力。

“還有，”少尉繼續說下去。“吳龍春並沒有跟我說過他

姑母在开封教过書。我听吳家玉的話里帶点河南口音，不像地道的安塞話，我就試了她一下，問她是不是在开封教过書，她果然臉上現出了驚慌，也不回答我說的对还是不对，就赶忙把話岔过去了。这个人既然有了这么多可疑的地方，我們就得注意她的行动，加强对各重要目标的警衛。”

“是。听候您的指示。”路正平馬上站起來立正說道。

“首先，要把这件事向战士們傳達一下，要大家提高警惕。不要以为一个女人没有什么，我們这座礦山是五年計劃里掛了号的，目标很大，敌人什么鬼把戲都会使出來的。另外，从現在开始：一号哨位加强对院內和301号目标的監視；領班員在換哨以后立刻离开一号哨位，直到再一次換哨回來，中間起碼要有兩個半小時的時間，一号哨位上只留哨兵一个人執勤。”

“是！”路正平知道，少尉的用意是：一方面加强对隔壁超高压变电所的警衛（这是目前整个礦区的神經中樞），並同时監視吳家玉的行动；另一方面是故意造成敌人的錯覺。这样部署是完全正确的。他复誦了少尉的命令，立即組織执行去了。

礦山保衛处的办公室里靜悄悄的，夕陽从樓窗里斜射進來，將茶几上放的一个公文包鍍成了金色。魯大軍坐在茶几对面的椅子上，等着才从师部來的师參謀長張鉄上校的問題。

“魯大軍同志，你知道落鳳鎮那个小店嗎？”上校問道。

“知道，上校同志。我們在那里住過。”

“那个客店的老板王洪發是个特务。”上校掏出支紙烟來吸着說。“我这次來，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这个特务是美國駐漢城第一二〇海外觀察小組派來的。他的任务是專門破坏这座礦山。公安机关从他几次拍到空中的無線电波發現了他，可是昨天深夜，公安机关去逮捕他的时候，他拒捕服毒自殺了。在他家里搜出了收發报机、手槍、炸藥、美國特务机关的指令、和三封用工業部門名义往这里介紹工人的介紹信。此外，还有四顆伪造的圖章，三顆就是盖在那三封介紹信上用的，另一顆刻着‘安塞縣第五区人民委員會’，看样子也用过……”

魯大軍听到这里，兩眼突然一亮，那个吳龍春的姑母不正是拿着安塞縣第五区人民委員會的介紹信嗎？

“另一个情况是，”上校繼續說着，“根据雷达部隊报告，昨天夜里零时十五分，一架國籍不明的夜航机，越过边境区大森林，到达黑石峽上空，我們的飛機趕來的時候，它連忙逃出了國境。今天上午，在黑石峽过夜的老牧羊人哈斯老漢向我們的偵察羣报告，夜里飛機声响的时候，他恍惚看到从天上飄下三团白色的东西，很像是降落傘。今天早晨他趕着羊羣去尋找，發現了三个罐頭盒子。根据这一情况判断，夜航机是敌机，空投下了三个特务。黑石峽周圍都是大山，当然攻击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們这座礦山。把这情况同从王洪發小店里搜出來的三封介紹信联系起來看，情



况就很明顯了。因此公安廳組織了封鎖，並且指定我們立刻要將空降特務全部消滅。師黨委認為，王洪發的案件同这三个空投特務有明顯的联系，決定將打击的重点放在你們这里。現在我們就要和礦山保衛处一起，根据全部情况決定具体的对策。”

“我們这里也發現了个情况。”少尉就把吳家玉來隊的情况向上校作了詳細彙報。他現在完全可以肯定吳家玉是个特务了。

上校沉思了一会兒，問道：

“这个吳家玉現在有什么活动呢？”

“一号哨位报告，她夜里曾兩次起來上厕所，今天下午，她要出去逛逛，宋大娘陪她一塊到峽外去了。”

“佈置監視了嗎？”

“宋义把这个任务委託給他母親了。”

“你問一下，看她們回來了沒有？”

魯大軍走到寫字台前，抓起電話听筒，撥了一个號碼，輕聲地和路正平通了話。

“她們回來了，”魯大軍向上校报告，“在峽外她們遇到了一輛卡車，卡車开到她們面前出了毛病，司机下來修理，她們一看司机是熟人，因為她們从落鳳鎮來的時候，就是搭的這輛車。她們停下來看了一会，吳家玉問司机夜里出不出車，司机說，今夜十二点四十分还出一次；吳家玉問，夜里吃不吃飯，司机說，夜飯早准备好了。說完，卡車一下就修理好了，她們溜了一圈也早已回到了营房。这些都是宋大娘跟宋义談的。”

“这个司机叫什么？”上校有兴趣地問道。

“司机的名字还不知道，只知道車号是206—吉斯。”

“看來这个吳家玉又犯了一次錯誤，現在的鄉下人也是不容許欺侮的啊！”

門响了一声，保衛处顧处長回來了。他看到了張鉄，便把皮包往沙發上一扔，大衣也沒脫，就抓住了上校的双手，“哎呀，我的老同学，离开公安学院以后，真是近在咫尺，远在天涯，你怎么一次也不來呢？”

“現在不是來了嗎？”上校端詳着顧处長那愉快的笑臉，压不住滿心的高兴。“过去在一起學習，今天要並肩作战了，老顧，你沒有料到我会到你們这里來吧！”

“料到了！公安廳王廳長，也就是你們师的王政委，在直通電話上同我談了敌情，交代了任务以后，說內衛师將派一个校官來部署，要我們全力協助。我一想，办这件事參謀長最合適不过，就猜到要派你來。我說上校同志，有哪些地方需要我們協助呢？”

上校先將魯大軍方才彙報的情况告訴了他，接着說道：

“你先幫助我弄清兩個問題：第一，206—吉斯上的司机是个什么人；第二，是不是派他在今夜十二点四十分出車。然后，我們正式开始工作。”

“这好办，”顧处長說，“今天早上我还在研究他的档案。他叫徐百万，是工地上的司机。曾在蔣匪軍輜汽二十八团当过几个月司机。当然，只从档案上是看不出什么問題來的。昨天下午，住在他隔壁的另一个司机張冲，看到他帶回來一只大皮箱，問他，他說是託人从廣州帶來的，張冲要看看，他不叫看，露出挺驚慌的样子。張冲起了疑心，就隔着板壁縫看了看，見徐百万急急忙忙地从大皮箱里拿出个小手提箱來，藏到了被子里面，然后又往大皮箱里塞進些衣

服。那小手提箱看样子还不輕，但不知是什么东西。張冲怀疑他搞什么走私勾当，今天早上就把这情况向工地保衛科彙报了。我們因为不能确定是个什么性質的問題，也不便去檢查他的东西，只决定通知工地取消他今夜十二点四十分的出車任务。……”

“已經通知工区了嗎？”上校急切地問。

“还没有。”

“那末，我建議你改变原來的決定，仍然讓徐百万今夜出車，这样可以省去我們許多的麻煩。”

顧处长說道：“好吧。”立即拿起電話耳机，通知他的秘書說道：

“那个徐百万的事情，不必通知工地撤消他的出車任务了。”

顧处长放下了電話耳机。上校又接着說道：

“在王洪發的小店里，我們搜出一件美國特务机关的指令，那上面說：‘要不惜一切代价毀掉这座礦山。步骤是：第一，在礦山的致命点進行爆炸，以拖迟开工生產的時間；第二，打入到工人和技術員里，長期潛伏，待命行动’……从这个指令看來，那个吳家玉就是來炸变电所的了，”上校抬起头，向魯大軍問道：“变电所不是就在你們隔壁嗎？”

“是。只隔一堵牆。”

“噢！这是因为他們進不去变电所的原故。”顧处长也插了一句說。

“这样說，”上校繼續說道，“汽車司机十二点四十要吃